

槍

王世鎮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枪

王世镇　著
李天心绘图

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故事。儿童团团长玉堂和他的伙伴很想得到一枝枪，但是当时条件很差，枪支应该尽给八路军或民兵使用。玉堂他们到鬼子的据点去，夺得鬼子翻译的儿子的手枪，鬼子派了骑兵来追他们，幸亏八路军侦察员袭击了鬼子骑兵，救了他们。八路军知道敌人要来报复，布了伏兵，打击了敌人。敌人绕到营指挥所后方来，情况很紧急，玉堂用夺得的枪打敌人，但是一个也没打中，他把枪给了营长，营长打死了敌人。玉堂他们了解到谁更需要枪，枪在谁的手中更有作用，树立了整体思想，把枪送给了营长。

枪

王世镇　著

李天心绘图 · 装帧

*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）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一四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：文 0045（高）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　印张 1 9/14　字数 26000

1956 年 8 月第 1 版

195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－40000　定价(3)0.14 元



我七岁那年，抗日战争便爆发了。我九岁那年，八路军在我们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。我十二岁当儿童团长，从这一年起，我就想有枝枪。可是，同志们，我的命运不佳，一直到我十七岁上——正式参加革命三年以后，才有了一枝枪。

同志们，你们想想，如今年头太平，世界上所有的男孩子，还都想有一枝枪，而我小时候，到处是敌人，遍地是枪声，一枝枪，对我是多么重要呵！——可是我的命运不佳，一直到我十七岁上，才有了一枝枪！

从十二岁到十七岁，这长长的六个年头，我是怎么过的呀！我和人家一道走路，人家看看田里的高粱长得怎么样，甜瓜长得怎么样，而我都希望甜瓜地里搁着一枝被人遗忘了的手枪。我和同志们一齐打仗，别人想的是怎样打死敌人，怎样不被敌人打死，而我想的是怎样缴一枝枪。我和同志们一起搞土改，别人想的是怎样斗倒地主，怎样平分土地，而我想的是这户地主家里有没有枪？怎样才能斗出来。……有些日子，我简直想枪想着迷啦！

可是，同志们，你们别误会，以为我在十七岁以前，就没有摸过枪，就没有放过枪。不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摸过枪，放过枪，甚至还背过枪，不过这些枪是人家的罢了！……

为了弄一枝枪，我真闹了不少故事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还觉得怪有意思的。近来瞅着闲空，挑选一个写下来，给大家瞧瞧。好不好那就不知道了。

第　一　章

我的家乡，在胶东的中部，这里没有高山，也不是平原，是一片丘陵地带。丘陵地带什么最多？松树岭最多。这些松岭呵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大的十里方圆，小的只有十几丈地面。它们有的相互距离三五里，有的相距七八里，上面长满绿郁郁的松树，星罗棋布地竖立在黄土上。

因为松岭多的缘故，我们那里的村镇，有的建立在岭顶上，有的建立在岭脚下，我们的庄名叫王家庄，是建立在一个大松岭的半坡上。

我们村庄的东头，有一片打谷场，每当月亮从松岭背后升上来，照亮了场角的白杨树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四十几个儿童团员，便整整齐齐地排成三行，由文娱委员五嫂指挥着唱歌。

五嫂和我同岁，十四啦，她全身胖得圆鼓鼓的，额盖上披散着一绺刘海头发，下面是一双神秘莫测的大眼睛。这个小闺女心眼挺多，还会装腔作势，不过她唱歌唱得实在好，全区歌咏比赛，她得过第一，所以我们选她当文娱委员。

现在，她站在我们的面前，两手伸直，喊了声：“准备！”便领头唱起来了。

烈火燃烧着祖国原野，

枪声响遍！

到这里，她那双伸着的手向上一挑，做了一个“起”的手势，于是我们就张开嘴巴合唱起来了。

在这严峻的斗争里，
我们经受着锻炼……

白天，县独立营开到我们庄里驻下来，战士们趁着夜晚闲空，都围在我们身旁听唱歌。我们的歌声可真响亮呵，它乘着夜雾升向高空，盘旋在高大的白杨树顶上。

距离我们不远的那个打谷场上，民兵队正在操练。这些大哥们提着钢枪和洋炮，在他们队长的指挥下，演习“枪上肩”的动作。咱们区里的张区长，在他们那面看了一会，便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。

张区长，真不愧是我们山东人，他生得又高又大，肩宽腰粗，迈一步地皮都会打颤。他走到五嫂跟前，打拍子的五嫂便两手向下一按，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，我们就不唱了。

张区长的大手向前一伸，大粗嗓门喊道：“团员们，独立营从海边开来，驻在咱们庄里干什么？”

我们说：“瞅着机会打鬼子！”

张区长又说：“鬼子在大镇，按下据点干什么？”

大镇，是全县有名的大镇店，在我们庄子的西面。鬼子在那里按下据点，当然为的是打咱们八路军了。我们便把我们的看法说了。

张区长说：“对！为了避免鬼子发觉独立营驻在咱们庄里，部

队白天派出的岗位不多，所以这几天你们要特别加强岗哨，盘查行人。”

我觉得机会来了，便从队伍里跨前两步，走到张区长跟前，装得特别可怜地说道：

“张区长，儿童团有难处呀！”

“噢，”张区长关心地，“说说看？”

我说：“站岗没有枪！”

“着呵，站岗没有枪！”我的最好的伙伴，小牛也跟着说道。

张区长笑了，他说：“就是这么个‘难处’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是第四次提你的‘难处’罗？我没有枪发给你们！”

我说：“张区长，民兵站岗站得好呵！（我鼓起嘴巴，朝民兵那面噘噘。）我们不顶用！”

“你这个滑头！”张区长在我的圆圆的脑袋上弹了一下。“没有枪，也得给我好好站岗！民兵白天得下地干活，春耕正忙的时候！”

这时候，我的大黑，从我身旁的篱笆顶上跳过来，摇着尾巴，打着圈子，舐我的手掌心。张区长的面孔，忽然变得严肃了，他



问道：

“玉堂，这条狗是你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着呵！”他模仿着我们惯用的腔调。“政府号召打狗，别人把狗打死了，儿童团长倒把狗留起来了？”

“大黑不同别的狗，”我解释道，“它通人性，夜里分得出八路军的脚步声，还是鬼子的脚步声。鬼子穿的是牛皮鞋。八路军路过它不叫，不会给咱们部队走露消息的。”

我一口气说了这么许多。张区长听了很吃惊，他说：

“这么大的能耐！”

月亮钻到云彩深处去了，天陡然黑下来。



第　二　章

我十四岁上，就当了两年多儿童团长了。我虽然不懂游击战的战略战术，但我却知道，咱们八路军，是不和鬼子硬碰硬地打仗的。鬼子也跟着咱们学了乖，他总想瞅着机会袭击咱们，包围咱们。他们要袭击咱们，包围咱们，就必须先侦察到咱们八路军的驻地，所以我们接受了特别加强岗哨的任务以后，就分外警惕。第二天清早，我便叫上小牛，带着大黑，到庄西头的要道口上，站第一班岗。

咱们的庄西头，没有别的，都是松树林子。清早晨，大雾从天上罩下来，松树梢上白茫茫的一片，像开了锅似的。我和小牛，坐在树丫杈上，伸长脖子向西望着。——向西走七里路，便是鬼子的据点大镇。

大约到吃早饭的时候，从松岭脚下，有一条黑影向我们庄西走来。我和小牛，急忙从松树杈上跳下去，拦在路当中。

走近来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人，瘦得厉害，活像一只油炸烧鸡。他穿的是没有打褶的新衣裳，脸腮上生着一粒紫红色的大痣，上面还长了毛毛。

“路条？”我说道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路条，交给我。那上面写道：

兹有本村公民黄宝，上岭前李家探亲，希沿途军

警岗卡验明放行。是荷!

此致

抗日敬礼

岭后李家村村政府

我觉得这张路条可疑：别的庄的路条，都是软粉连纸的，他这张路条，是硬道林纸的，拿到手里格格的响。眼下抗战困难，讲的是个节约，哪有买道林纸开路条的？再说，就是买，也不容易买着哇！

第二，大黑老是绕着他转圈，用鼻子嗅他。我把鼻子伸到他的脖子后面，也嗅出一股香胰子味道。咦，奇怪，庄户人家，都用碱洗脸，哪有用香胰子的？

我说：“你唱个歌。”

“唱个歌？”他莫名其妙地看看我。

“着呵，”小牛帮腔道，“唱了歌就放你走！”

他被我们缠不过，气虎虎地把我们打量了一番。说实在的，我是个外貌不扬的小家伙。我虽然十四岁了，长得可不高，长的圆脑袋，圆眼睛，戴的火车头帽子，也是圆鼓溜溜的，看上去就不像个大人。小牛呢，他比我大一岁，长得也不比我高，可惜太胖了，上下一般粗，像个特号大东瓜。从黄宝的眼神里，我看得出，他有点不把我们放在心上，说不定还瞧不起我们呢！

他大约为了走路，还是唱了。声音可不大好听，吱吱呀呀的。

送情郎送自在大门以外



猛抬头看见一个卖梨的
有心买个给情郎哥哥吃
情郎哥身子怯吃不得凉东西

“走，”我说，“进村政府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黄宝斜了眼。

我说：“进去你就明白啦。”



小牛乐了，他嚷道：“你上了咱们团长的当了！他叫你唱歌，是试试你是不是岭后李家。岭后李家是咱们八路军的根据地，出来的人唱你那种歌？”

小牛的话刚落地，黄宝便猛地推开他，转身往回跑了。我指着小牛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傻瓜！”跟着追下去了。小牛和大黑也跟着追下去了。



黄宝的瘦长身子，从两棵松树的空隙，从松树枝底下，穿来插去地向岭下跑去。

我们从小爬松岭爬惯了，当然也不“熊”气，紧紧地追着他。

他跑下松岭，我们追下松岭。

他淌过小河，我们追到河岸上。

忽然间，黄宝趁着我们还没有过河的当儿，站下身来，回头向我们开了两枪。我觉得头顶上忽闪地一下，紧跟着火车头帽子的两个耳朵垂了下来。我摘下帽子一看，帽顶上被穿了一个洞洞，帽耳上的带子被削断了。我恨恨地说道:“好枪法!”急忙叫小牛和大黑伏下身来，我吹响哨子。

我的哨子，就是将军的“令”。在庄南头、庄北头站岗的团员们，听到哨声，都向我跑过来了。可是当他们赶到这里，黄宝的影子早不见了，只看见河对面一片白茫茫的大雾。

第　三　章

“张区长,”我站在炕前说道,“我们查出了一个汉奸便衣。”

张区长伏在炕桌上，看一本叫“春耕指示”的小册子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头也没有抬，说道:

“把他带上来。”

我说:“他又跑了。”

“怎么会让他跑了!”张区长责备我们。

“我们没有枪呀!”我说道。

“着呵，有枪他就跑不了!”小牛跟着说道。

张区长从书本上抬起头来。大约他猜到了我的鬼胎，笑了。可是当他抬眼一看，他可吃了一惊。因为我把团里的五个委员: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文娱委员、调解委员、学习委员，和六个正副队长（小牛是个副队长)，一股脑儿带到了他的房间里，站了一地。

“你这个滑头!”他又在我的圆圆的脑袋上弹了一下。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你是第五次向我要枪了？这一次，你把全团的人马都拉来了？”

小牛说:“不，这只是小队长以上的干部。”

唉呀！小牛他爹，成天价说小牛比别人少个心眼，这一遭，我算信服啦！——同志们，我把小队长以上的干部，叫到张区长的房间里，是表示要枪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群众。(张区长一向是尊重群众的意见的。）小牛一句话就说穿了：这些人都是我召集起来的；如果是自发来的，里面怎么会没有团员呢？这不等于明明白白的告诉张区长，我在向他示威吗?

我恨极了，在小牛的胖屁股上拧了一把。小牛虽然是个楞头青，可是听我的，以后他就不作声了。

张区长说:“好，就算你召集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，我也不发枪给你。”

我又羞，又恼，火了:“为什么发给民兵？”

张区长说"'因为他们是民兵。"

我说："为什么不发给我们？"

张区长说："因为你们是儿童团。"

我忍不住要哭了："对儿童团就该偏心眼儿？！"

张区长急忙拉拉我的手，拍拍我的手背说道：

"好吧，我待一会再看'春耕指示'，咱们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。请请愿队落座。"

我的请愿队，便悄悄地落座了。我是团长，是要枪的代表，当然要坐在炕沿上，紧靠着张区长。小牛这个家伙，还不自觉，他总以为自己是我的最得力的干部，便站在我的身后边。文娱委员五嫂，女高音，坐在锅台上。其他的干部，有的坐在小板凳上，有的坐在地上。

我们都仰着脸，等待张区长"详细地谈谈"。

可是他不讲话。他从腰褡包里，抽出一枝半尺长的小烟袋杆儿，又摸出烟荷包，把白铜烟袋锅伸到荷包里揉着，装上烟，按上灰绒，再找出火镰、火石，打火。那个慢劲哪，真把我们急坏了。我猜想，这一定是对我的"示威"的报复。

张区长抽着旱烟，吐出几缕烟圈，慢悠悠地说道：

"如果发一枝枪给你们，你们拿着站岗，是比没有枪强。譬如吧，你们查出了汉奸便衣，他想跑，你们就用枪指住他。"

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，真要破涕笑出来。

"可是，"他说，"不能发给你们。这不是我偏心眼儿。咱们一

没有兵工厂，二没有人借枪给咱们，眼下还顾不上你们儿童团。”

我鼓起嘴巴，朝他努努。

“别努嘴。”他说。“我想起一个好办法：你们做几枝木头手枪。……”

哎，大人们都说，张区长为人聪明。我看，也不尽然。他想起的这个“好办法”，我们早就做过了。以前，我的伙伴们身上，哪一个没有一枝两枝木头手枪的！往实处说，我们做的也不是木头手枪，要比木头手枪强二十倍呢！

我们向战士们要一个“七九”步枪子弹壳，把它的屁股后面镶引火帽的地方，钻一个小小的透眼。再爬到枣树上（枣木是最结实的木头），选择一根像手枪样的弯弯树杈，锯下来，一头当作枪把，一头挖一道小槽，把子弹壳按到上面，用细铁丝缠结实。然后把火药装进子弹壳，垫上纸头，用筷子顶结实，再把晒干了的红头火柴研细，放进了弹壳屁股后面的透眼里。这样，剩下的事，就是放了。

怎么放呢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钢锥，支在红头火柴面的旁边，用大拇指头一顶，锥子尖便撞到火柴上，于是燃烧着了，子弹壳里的火药便爆炸了。

我们制造的这种枪，它的声音大过正式手枪的二倍。如果在火药里掺进铁砂子，它可以打出三十步开外，能够穿进树皮，能够钻进土墙。——可惜，它是个单打一，放过一枪，要费半个钟头才能装上第二枪。再说，拿我们这种手枪指汉奸便衣，只会惹人

家笑话。所以，抗战初期，这种手枪虽然在胶东的儿童团里风行过，但后来大家就把它们抛弃了，觉得这是孩子玩意。

张区长见他想出的主意落到了我们的后面，又说道:

“你们认识独立营的孙营长吧？”

孙营长，我们当然认识罗！他是全胶东最有名的年青营长，今年二十二岁，现在住在我们的庄子里。

“他有枝手枪，你们知道吧？”

他有枝手枪，谁不知道？成天价挂在腰的左边，皮套圆圆的、硬硬的，像个鳖盖似的。人家说这是枝日本名牌，但是它叫什么名字，我可不知道，因为我只认得步枪、马枪、匣枪和水压机关枪。

“可是，”张区长说道，“如今，他没有手枪了！”

这倒使我吃了一惊，急忙问道: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他把它送给侦察班的大老李罗！”

张区长说，侦察员大老李用的那枝三把匣子，是两枝破匣枪凑合起来的，所以机头不大好使：有时候搂得倒，有时候搂不倒。昨天夜里，大老李在灯下擦枪，被巡夜的孙营长瞧见了，便把自己的佩枪解下来，送给大老李。大老李不要，孙营长坚决地把枪塞到他手里，还说:

“我轻易用不着枪，你是经常出勤的。”

张区长把这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的，但是我不相信。

我和大老李是朋友，他那枝枪的机头不大好使，我是知道

的，因为以前他擦枪的时候，我也见过，他还教过我怎样放匣枪。如果谁送一枝好枪给他，他当然会要了。

问题是发生在孙营长身上。孙营长只有一枝手枪，而且还是日本名牌，他怎么舍得送人？这不是明明的编排出故事哄我们吗！

我说："你哄人！"

小牛也说："你哄人！"

张区长被我们缠不过说："你们还年青，应该听大人的话，学习着建立集体主义思想！"

这一下子，我倒楞了。我说："啥个？"

"啥个？"张区长不耐烦地。"就是说，你们站岗需要枪，部队和民兵打仗比你们更需要枪，你们就应该先让他们，并且不发牢骚，不闹情绪，安心站岗！"

奇怪，在张区长说这段话以前，我并没有想到，昨天夜里我说"民兵站岗站得好"，是发牢骚；也没有想到，今天把小队长以上的干部，召集到张区长的房间里，是闹情绪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明白了：我干吗不发牢骚？不闹情绪呢？做领导干部的，总得讲个道理呀？呵，民兵是抗日团体，咱们儿童团就不是抗日团体了吗？他发枪给民兵，是应该的；而我们要枪，就要"建立集体主义"！同志们，你们说说，革命队伍里有这种道理吗？

大约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们，和我想的一样，他们一离开张区长，牢骚便发作了。

一个说："我说哩，去要也是白费力！"

一个说："还啥个集体主义！"

一个说："人小就倒霉嘛！"

"'我想起一个好办法……做几枝木头手枪！'"

学张区长说话的，是塌鼻子。塌鼻子的特点，就是塌鼻子。这个小家伙最狡猾，而且惯于讽刺人，打击人。但是我很看重他，因为他的心眼比小牛和五嫂都多。

俗话说：为人莫当官。真不假！我的牢骚虽然比谁也多，但是不能说出来。因为我是团长呀！如果我在干部们面前，大说张区长的坏话，以后我怎样在团里贯彻张区长的指示？所以我只得强忍着，听别人发牢骚，出自己的闷气。可真不大舒服。

我们一路上发着牢骚，回到早上站岗的老地方，坐在松树下的草地上。

这时候，大雾消散了，太阳升高了，岭脚下那道弯弯曲曲的小河，闪着一片银光。河岸两旁的盆地里，人们忙着春耕。大路上和小路上，走着不少牵骡的、挑担的，那是上大镇去赶集的。景色虽好，但我却觉得怪别扭的，像少点什么。

五嫂忽闪着一对神秘的眼睛，走到上风头，像是对我，又像对松树，说道：

"我……我可知道……哪里有枪……"

我的心情不好，没有理她。

她又说："我，我可知道哪里有枪。"

哪里有枪，谁不知道？鬼子有枪，独立营有枪，民兵队有枪，这可都是有主的枪呀，知道还不是白搭！我说：

“去！”

站在我身后的小牛，也说：“去！”

五嫂反而侧转身，面对着我，坚决地说：

“我可知道哪里有枪！”

“知道你就说吧！”我实在被她缠得烦不过。

“说吧！”这又是小牛。今天，我特别不喜欢他这样。

五嫂深恐失去机会，急忙说道：“我姥娘家不是大镇嘛？”

塌鼻子一哼鼻子：“知道！鬼子的据点！有什么好卖弄的？”

“有什么好卖弄的？”五嫂扫他一眼。“鬼子的据点不假，可和我姥娘家有什么牵连？谁家也没有敲锣打鼓、扯旗放炮地请他们按据点来！”

我说：“你的话利索着点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你叫他们别打岔！”

我说：“听她的！”

大家就不放声了。

“据点里不是有炮楼子吗？”五嫂慢腾腾的说。“炮楼子里不是有个翻译官吗？那个乌龟王八姓黄。姓黄的有个小儿子，比你大两岁，十六啦。这个王八羔子可坏啦，身穿鬼子衣裳，还有枝手枪，成天价背着手枪大摇大摆的，仗着有枪欺负人。有一天，我和表妹在姥娘家门前拾子，被他瞧见了，他过来拉拉我的刘海，叫

我跟他去……这个崽子，坏是坏，身上瘦得倒像只烧鸡，不见得有力气。……”

你别看五嫂是个女的，还有一对神秘眼睛，可是，她在出主意这方面，就比张区长高多少倍了。我一听了她的话，心就扑腾扑腾地跳起来了。

我赶紧问：“他叫什么名？”

五嫂说：“大镇街上的孩子，都叫他‘小二鬼子’。”

如果在往日，五嫂这样答，我就好训她了。因为我们胶东的儿童团，都管伪军叫“二鬼子”。对那些跟着他老子作威作福的家伙，管叫“小二鬼子”。所以五嫂方才说的话，就等于没有说。

但是，我没有发脾气。我好声好气地问：

“他的真名？”

五嫂说：“他当然姓黄唠？叫什么可不清楚。”

我说：“他长的有多高？”

五嫂说：“高倒挺高，就是瘦得像根竹竿。”

呀！我的气都透不过来啦。我说：

“他脸上可有颗痣？”

五嫂说：“有哇！紫红颜色的。”

“是他呀!”小牛大叫一声，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聋啦，“走!”

我说：“干嘛去？”

小牛说：“夺枪呀!”

我说：“这副样子就去啦？进了大镇，汉奸问咱们：‘你们干什

么来的？’”

“小牛答：‘夺枪来的嘛？’”塌鼻子一哼鼻子。

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，怎么舍得放过去？我决定去夺枪，并且马上进行，因为我有个脾气，如果想干一件事情，必须马上干；再说，今天大镇逢集，我们在人缝里夺枪，也不易被鬼子发觉。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和站岗的团员们，见我作出决定，便都争着去。

我说：“这不成！如果大家都去了，谁在家里站岗？站岗的任务可大呵！再说，人多了乱！”

我的那些伙伴们，都是有两三年资格的老儿童团员，大家都讲个道理。因为道理在我这方面，我就把他们说服了。叫他们有的留在庄头站岗；有的到田里帮忙春耕；女孩子回家做针线，或是帮妈妈做饭。

我把大多数人分配走了，只留下小牛和塌鼻子。我所以挑选上小牛和塌鼻子，是因为小牛的力气大，塌鼻子的心眼多。我俯在他们的耳朵边，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我就回家去了。

第　四　章

我的家在庄子的尽南头，住的是五间茅草房子。我的爹，不光会种庄稼，还是个泥瓦匠，他把我们的五间小房子盖得结结实实的，还修了一道独立的院墙。我的妈妈是个勤快人，闲下来，她就拿起扫帚把院里院外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进家的当儿，正碰上

妈妈坐在房门口洗青菜。我依到门框上，提起一只脚，搔着另一只脚的脚背，说道：

“妈，你烧菜用什么嘛？”

“烧菜用菜呀！”妈妈抬起头来看看我，忽然骂我道：“去，你这副无事生非的模样！”

她这一说，我就提高了警惕，赶忙把搔痒的脚丫停下来，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。

“妈，你烧菜还有油吧？”

妈妈又抬起头来，看看锅台高处盛油的油瓶子：里面的油快光了。

妈妈说：“卖油郎来啦？”

我说：“早来啦，在庄北头。”

妈妈说：“怎么我没听见打油当当？”

我说：“他的生意忙哇，倒不出手来打。”

妈妈说：“油色可好？”

我说：“清清亮亮的，一眼到底！”

妈妈说：“给我打四两去吧。”

妈妈站起身来，提起油瓶子交到我的手里，又掀起衽襟，擦擦湿漉漉的两手，数了几张毛票给我。既然什么都到手了，我就说：

“妈，我打上油，还得上庄外查一趟岗，可不能马上回来噢！”

妈妈说：“这是公事，晚回来一刻也中！”

嗳，同志们，你们会说：这个家伙不老实，骗了妈妈的油瓶子！不，同志们，你们别误会，我不骗妈妈的油瓶子，我只是借她的用一下，我到了大镇，就给她把油打回来。

我从家里走出去，跑到南场上，一看，塌鼻子和小牛，正在遵照我的指示“借”萝卜。

塌鼻子站在地窖口上，弓着腰，把一只系着麻绳的竹篮子放下了。小牛家的这个地窖，和井差不多，直筒，挺深，下面黑咕咙咚的。小牛在地窖洞里，摸索着把萝卜拾进竹篮里，塌鼻子就把它提到地面上来。

塌鼻子提第二篮子的时候，小牛就踏着磴台往上爬了。塌鼻子心眼坏，把竹篮子提到窖口，特地打了个旋转，一个大萝卜，被旋得掉下去，沉甸甸地敲到小牛的光脑袋上，小牛痛得大叫一



声，窖筒发出了强大的回鸣。塌鼻子紧忙说：

“别嚷，叫你爹听见就糟啦!”

于是，我提着油瓶子，小牛和塌鼻子一个人拐着一篮萝卜，上大镇“赶集”去了。

我们走下松岭，就到了盆地。我的那些帮忙大人种田的伙伴，都停下手，向我们递过一个鼓励的眼色。小牛手舞足蹈的对他们道：

“等着瞧吧!”

我们穿过盆地，爬上一道松岭，就看见大镇了。

我对你们说过，大镇，是咱们县里有名的镇店：南北三里长，东西四里宽，一片黑压压的大瓦房。如今，镇北头的高丘上，鬼子修建了五座大炮楼子，看上去着实凶煞。

我们正在了望大镇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了张区长的说话声。

我转身看去，只见离我们不远的一块田里，张区长正在检查春耕。他伸开手指，量量耕开的土地，向扶犁的民兵说道：

“照这块土头，这副牲口，还可以耕得深一点。……”

我想，如果我们被他看到了，他一定会问：“上大镇，干什么？”这就麻烦了。于是我一摆手，说声“下沟!”我们便离开道路，进到沟底下，踏着绿绿的山草，青青的溪水，向大镇走去。

我忽然觉得，有个东西跟着我们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大黑。大黑跟着来，不是惹麻烦嘛！我便赶它回去，它不回去，我蹲下来，向它讲了一番道理，它才似懂非懂的坐下后腿，不跟着我们走了。

第　五　章

大镇五天逢一个集。因为鬼子不准附近的老百姓到根据地赶集，所以逢集的这一天，上集的人不少。只见东西大街上，黑乎乎的一片人海：卖粮食的、卖柴禾的、卖油的、卖布的、卖花粉胭脂的，样样都有。那买卖的嘈杂声，像一窝大蜂房，嗡嗡的响。

我们从东门进了大街，走不多远，便碰上三个伪军。其中一个斜立眼，斜着眼睛端详我们。我就特别把油瓶提得高一点，叫人让路；小牛和塌鼻子，就把萝卜篮子挽得低一些，显得很沉。这个斜立眼虽然没有起疑心，没有盘问我们，我的心里却紧张得不行！

我怕今天遇不上黄宝。又怕他和他爹（翻译官）站在一块，遇上也是白搭。更怕枪夺不下来，我们反被鬼子抓了去。我虽然有些慌，但夺枪的决心，一点也没有动摇。我太想得到一枝枪了，我们站岗也太需要一枝枪了，为了枪，我赴汤蹈火都干！

我们在人缝里穿来穿去，东望西瞬，寻找黄宝。

我们路过油市，我想起妈妈让我打油，我给她打上四两。又往前走。……

忽然间，小牛用手一指说道：

“你们看！”

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去，只见前面不远的草市里，站着的正是是黄宝。好家伙，黄宝比起今天早晨那样儿可大不相同了：他身穿日本黄呢子军装，头戴萝卜头式的日本军帽，脚踏皮靴，手里握着一枝手枪。这枝手枪长枪把、细枪筒、全身放射着蓝磷磷的亮光。指着一个乡下卖草的孩子问道：

“说，八路军的那个独立营，住在哪个庄里？”

那个孩子吓得用两手遮着眼睛。

“说！不说爷爷崩了你！”

哟，这个坏蛋，今天早上想混到我们庄里去，是为的给鬼子打探消息呀！我恨得牙根痒痒。

我向周围看了一下，见没别的汉奸，便对塌鼻子说：

“你到炮楼底下放哨！”

塌鼻子走了，我便和小牛低下头来找石头。唉，大镇不同咱们王家庄，有的石头太大了，人家是留作夏天乘凉的；有的石头又太小了，是铺街道用的；都不顶用。

我看看手里，手里有只油瓶子，我想：“着呵！”便一摆手，带着小牛，绕到黄宝的背后，举起油瓶子，瞄准他的脑袋打下去，只听呯的一声响，油瓶子当腰折断，黄宝一头栽倒地下。他手里的枪，乒乒乒一连打了七发，地上被炸起几股烟来。

我猜想，一定是我打的太狠了，他的手一紧，手枪便响了。

我跳起来，要骑到他的身上，可是他就地一滚，却把我闪在地下。这时候，小牛抱住他的腰，又把他掼倒了。

他忽然喊了一句日本话，只见从路旁的肉店里，一头苍灰色的大狼狗，箭一般的窜出来。它跑到我们跟前，惊得发呆了，但是只过了一秒钟，它便清醒过来了。它扑上去，衔住小牛的肩头，朝下一撕，把小牛的白小褂，从肩膊一直撕到袖口，幸亏这一嘴没有咬到肉上。

突然间，一道黑影，像是从天而降，一家伙把那条狼狗撞出一丈多远。我定睛看时，是大黑。它到底跟着来了。来的好呵！

赶集的老乡们，听到枪声，都惊得向我们这边看来，一见挨打的是个“鬼子”，以为发生了战斗，便十带百、百带千的跑起来



了。他们撞翻了小摊，推倒了口袋，像冲开了堤防的河水，向大镇四门滚滚奔去。连赶集的日伪军，都被这强大的人流带走了……

人们都避开我们，我们的“战场”倒变得十分宽敞了。

小牛抱住黄宝的腰，怕他逃了。我抓住黄宝的胳膊，夺他的枪。黄宝用枪把打我的脸，打我的头，我只得招架着。大黑咬住狼狗的脖颈，狼狗咬住大黑的胸脯，两条狗滚着咬着。……

塌鼻子喘吁吁地跑过来说：

“快跑，鬼子下了炮楼啦！”

我喝道：“动手！”

大约塌鼻子被我们的凶像搞胡涂了，竟然真的动起手来了。他弯下腰，抱住黄宝的脚脖子，一掀，黄宝跌了个“仰歪灯”。我骑到他的腰上，抓住他的胳膊腕，使劲一拧，只听他吱地叫了一声，握枪的手就松了。我抢过枪，又抽出他子弹袋里的三个梭子，这功夫，我才听到，大队鬼子兵的皮靴声，咥咥咥震动着地皮压过来了。

我叫声：“跑！”

我爬起身来就往东路跑了。

我跑了几步，觉得小牛不在身边。回头一看，小牛被黄宝扯住了胳膊。我返身回去，救出小牛，再跑。

小牛胖，跑得慢，又被那只狼狗搂住了腰，幸亏挂了彩的大黑赶上来，咬住狼狗的后腿，小牛才脱出身来。

大镇的东门外，是一条没有桥的宽宽的沙河。我们不敢耽误



功夫，便穿着鞋子打水里淌过去了。我踏上东岸，心里想，可以歇一口气了，便回身看看：哟，大队鬼子兵，正追出东门。

我们又拚命地往前跑了。

后面，鬼子兵紧紧地追赶我们。

我们的布鞋被水浸透了，踩进松松的麦田里，带出满鞋泥，活像一对大蛤蟆，坠的脚痛。

我说：“扔掉吧！”

我们便把“大蛤蟆”扔掉了，脚步轻快了不少，很快地把穿着牛皮靴的鬼子兵甩到后面。……

前面，是一丛树林子。我们钻进去，小步跑着。这个功夫，我



把手枪仔细地看了看：哟！长长的枪把，细细的枪筒，枪身上的蓝光，好像比在黄宝手里时蓝多啦！这叫什么枪？我不知道，但一定是个名牌！我怕尘土冲进枪口，便掖进裤腰带里，用我的小黑夹袄盖着。……

忽然间，我们的背后，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，我回头一看：我的妈妈呀！三匹东洋高头大马，旋风一般地卷过来。鬼子为捉我们，骑兵都出动了。

我们又拚命地跑开了。

我们没有跑出树林子的时候，还倒好，鬼子骑兵只能在林子外面兜圈子。当我们跑出树林子，情况就很不妙了，我觉得鬼子

的骑兵，很快地和我们缩短着距离。我想，完啦！我的枪也完啦！

绝望中，我的眼睛向东望望，望望家乡的松岭。我忽然发现，对面的松岭上，有一个人，迎着我们飞奔下来，手里提着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。我认出，那是在岭顶上检查春耕的张区长，他手里提着的是他的匣子枪。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，下来打救我们。但是，可惜呵，打救也来不及啦，我们距离太远啦！我真懊悔，来的路上，碰上了他，怎么不和他说个明白呢？

现在，什么都完啦！马蹄子几乎就响在我们的脑勺子后面了。但是，我们能够往东跑一步，还是跑一步！

就像那些惊险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，奇迹忽然出现了：在我们的左侧，在小路的旁边，响起了两发短促的枪声，子弹打着嗯哨从我的耳旁飞过去，我听到了两个骑兵坠马的声音；另一匹马，尖叫着往回跑了。我立足看时，打救我们的是大老李。

我的朋友侦察员大老李，是个大高子，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截树桩子。只见他若无其事地，把枪口掉转过来，朝里面吹吹气儿：那里冒出袅袅的轻烟。

第　六　章

路上，我们往庄里走着。

张区长说：“玉堂，鬼子为什么追你们？”

我刚要答话，便被小牛抢去了：

“据点里有个翻译官，翻译官有个儿子叫黄宝，你知道不？”

张区长说：“知道怎么样？不知道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去夺他的枪来。”

“呵！”大老李像被热铁烫着似的，“枪被你们夺来啦？”

大老李这一声惊叫，我的心哪，快乐得要飞到九霄云外去啦！我急忙指指我的裤腰带，觉得还不过瘾，便把它掏出来，送到大老李的手里，请他欣赏欣赏。

唉，同志们，我真没有想到，大老李拿着我的枪的手，像两根发条似的颤抖起来，他那一双眼角上吊的眼睛，盯着那蓝磷磷的枪身，一动也不动。那副馋相呵，有一百枝笔也描写不下来。

“迟到一步，迟到一步！”他叹口气说道。

我很不安了，想赶快把枪要过来，岔开话题。小牛可是个傻瓜，他傻乎乎地问道：

“怎么？”

“怎么？”大老李又叹口气道。“这枝枪，我们侦察班也发现啦，今天我上大镇，就是为的它……迟了一步！迟了一步！”

我急忙说：“得啦吧，大老李，这有什么好叹气的！你们是正式侦察员，要这么枝小破枪干吗？”

“干吗？”大老李对我的口气不满意。“咱们营长，也有你这么一枝，日本名牌——昭和十四年式，（我这才知道它的多字。）可是，他把它送给我了。我不要，他坚决要送，我只得收下了。你想想：首长空着手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所以今天我要把黄宝这枝

枪缴下来，送给营长。”他指指腰间：“瞧，营长的就是这枝！”

我低下脑袋，睁大眼睛，一看：哟，真的，孙营长的那枝，和我这枝一模一样，一对孪生兄弟，枪身上也镀着蓝磷磷的亮光。我一伸舌头：

“他咋舍得给你？”

“咋舍得？”大老李教训地，“人家领导干部，思想水平高，集体主义强，看问题从工作出发嘛！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功夫，我忽然向张区长瞧了瞧。正巧和张区长威严的眼光相遇了，我脸上一阵热辣辣的。于是我想起，今天早晨，张区长也说过过这回事，那时，我说他是哄人。现在，我相信了。

这时候，我们听到鸡叫、羊叫和牛叫了，知道已经到了庄头上。看看天，太阳正中了。

张区长望望我和小牛，眼中掠过一道捉弄的眼色，他说道：

“天晌了，回家吃饭吧！”

真的，我的肚子也饿了。我和小牛、塌鼻子分了手，往家里走去。

我走到街门口，想起张区长那道眼色，便站下来，留心地把身上身下看了一遍。好家伙，我的小黑夹袄撕开好几道口子，手上干着血疙瘩，一双光脚丫，齐小腿全是泥巴，我摸摸脸上，脸上的尘土一把把地往下掉。我想，我这不是成了三花脸了嘛？我这个样子进家，我妈一定要揍我的。

既然妈妈要揍我，我干吗要让她揍呢?

所以，我不进家，我转了个弯往五嫂家里去了。

五嫂的家，和我的家是斜对门邻居。我怕我这副洋相，被她爹爹、妈妈和姐姐们看着，便贴着墙根，悄悄的往里面走。咦！她家里静悄悄的，几只芦花大母鸡，悠哉哉的在院子里啄食吃。我像个侠客似的，把住她家的门框，探头往屋里瞧：着呵！她的爹、妈和姐姐们都不在家，只有她一个人，盘腿坐在炕头上剪绒花。

她大约觉出进来人了，抬起头来，向我这边一看，马上睁大眼睛，跳下炕来：

“呵！你咋啦？”

看她那副吃惊的样子，好像天塌下来啦！

我说：“你还不明白？”

“噢，”她真的明白了：“枪夺下来啦？”

我指指腰里。

她急忙动手来拿。可是她的手指一触到枪把，便吓得缩回去了。她到底是个女孩子呀！

我把枪抽出来，搁到炕席上。她绕着圈看它，又惊，又喜，还用小手指按按它，好像它是一只小刺猬。

我说：“别搞啦！快给我缝缝吧！”

“中！”她说。又扶正我的脸，看看我，好像我是个英雄。

她拉过针线簸箩，找出针，找出线，找出补衬，找出顶针，刚要动手缝起来；她又放下针，放下线，放下补衬，放下顶针，给我

打了一盆脸水来。五嫂是个爱干净的人，铜脸盆擦得亮堂堂的，我被脸盆底一照，那副模样呵，自己也觉得可怕！

我把头伸进水里，打了一个噗噜，就动手洗起来了。

五嫂挽起袖子，在一旁帮忙。洗了一盆水，又换一盆水，我就像个人样了。

这样，五嫂就给我补衣裳了。

五嫂的手巧，不大的时候，就把黄宝给我撕破的衣裳补好了。又帮助我洗了脚。但是，我又愁起来了。

我说："我穿什么？"

她看看我那对光脚丫，小鼻子一皱，说：

"不要紧，穿我的。"

她走进套间，拿出一双半新半旧的毛蓝鞋，叫我穿。

我穿不上。

她打开箱子，找出一双新做的割花鞋，叫我穿。

我穿不上。

她急了，蹲下来，把我的脚丫子硬往鞋里塞，照旧穿不上。我们鳖了一头汗，鳖得脸通红，手也发麻了，还是穿不上！

唉，我的脚，干吗长得这样大呀！

五嫂狠狠心，拾起剪刀，在她的新鞋的鞋口上，剪了一剪子，我就穿上了。

我回到家里，装得脸上很平静，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只是鞋小，挤得脚疼，我走路要特别小心。

我的妈妈，站在锅台前，收拾晌饭。她的眼前，水气腾腾的，所以看不着我，但是，她知道是我进家了。

她一边铲着玉米饼子，一边说:

“你回来的可真早呵？”

我说:“我去查了一趟岗嘛!”

她说:“查岗用这么大的时辰？”

我说:“我还派人去送了一封信嘛!”

“呵!”她尖叫道,“油瓶子呢？”

唉，同志们，你说我多该死！我把油瓶子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啦！现在，我说:“妈，油瓶子被人家偷去啦!”她会说:“屁！八路军建立根据地四五年啦，哪有偷油瓶子的？”我说:“妈，为了夺枪，我拿油瓶子打黄宝的脑袋，油瓶子就碎啦!”她这会吓得瞪大眼睛，呆在那里，掉了魂……

唉，同志们，你们看得出，我不太傻，可是，骤然处在这种情况下，叫我怎么办呢？我只得说实话了。

这功夫，我的妈妈已经伸出手来了，她要揪我的耳朵。

这下我倒机灵了，我从她的胳膊窝底下，钻到屋里，让她扑到门板上，趁着她还在转身的当儿，我抢了一个大玉米饼子，抱起来就往外跑。只听见背后，妈妈喊道:

“你是穿的谁的鞋呀？”

第　七　章

唉，同志们，小时候就是这样：有时候很快活，有时候很危险，有时候有人体贴，有时候妈妈打人。今天这一天呀，我样样都受过了。

我被妈妈赶出来，没有地方去，又回到早晨站岗的松林里。

我坐在松树下的草地上，吃着喷香的玉米饼子，看看腰里的日本名牌，又望望眼前的景色，咦，这里怎么这样美丽呢？早晨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呢？

我面前这半里长的岭坡，松树都一般高，一般粗，松针也整齐得像一棵树上长的。南风吹来，那动听的松啸，时高时低，就像琴声一样。一条白光光的官路，分开松林，伸向大镇。正在我欣赏松树的当儿，我的团员们，已经把我围起来了。连在附近站岗的人都来了。

这一定是小牛或者塌鼻子，把得枪的消息，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。

他们接过枪，从一个人的手里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。他们欣赏着，谈论着，那个高兴呀，不亚于我刚缴到它的时候。

一个说："我姐姐有块红绸子布，我去偷出来，给你包枪。"

一个说："我嫂嫂有瓶头油，我去偷出来，给你擦枪。"

一个说："十三岁以上的人，才能用这枝枪站岗。"

十二岁的人说："你是张区长思想!"

同志们，你们想想，当团长的，站在旁边，看着这种场面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那个乐呀，就像有一年，我表哥娶媳妇，我快活得跳得老高。当然，我没有跳起来，因为我明白，一个领导干部，是不能尽情的表示自己的悲哀和欢乐的，何况我的心里，还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。

你们知道，这枝枪，大老李本来也要夺这枝枪的，只是他迟到一步罢了！这虽然怨不得我，但我总觉得有点对不住他，像是抢了他的。这件事，又不能解决，你说，这多不舒服，不正像心中结着一个疙瘩嘛?

幸亏，这个时候，小牛和塌鼻子朝着我跑来了，把我这个难解的问题赶走了。

小牛一跑到我跟前，便把小褂子脱下来，把个胖脊梁伸给我，说：

"你瞧，发青不？我一进家，就被我爹抓住胳膊，揍了个结实！发青不？"

唉，小牛呀，你真是少个心眼！你进家的时候，就不看看身上身下？就是挨了打，这又有什么好卖弄的？我分了一块玉米饼子给他，叫他吃，不叫他说了。

我刚安顿了小牛，大老李就站到我的跟前，向我说：

"孙营长请你。"

我的头，嗡的一声炸开了。我想，这可糟啦，一定是大老李把

我夺枪的事，向孙营长报告了，孙营长这才叫我去，向我要枪。

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着，跟着大老李，穿过一段松林，遇上了孙营长。

孙营长站在高丘上，旁边有张区长陪着。我想，糟呵，他还怕我不听他的话，把张区长都找来啦！

孙营长迎下来，拉起我的手，握握，说道：

“感谢你们协助部队站岗，没有放进汉奸来，现在这个任务完成啦，请你把岗位撤掉吧。”

嗳呀，这个时候，我才看到孙营长的脸是笑的，并且笑的那样亲切和诚恳。唉，刚才我想的是些什么呀！

张区长说：“新的任务又下来了：你迅速分派团员，到田里通知民兵，叫他们回家准备担架。通知妇女救国会，叫她们烧汤做饭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：好家伙，数百个战士，都在忙忙碌碌地伪装自己，他们把松枝插在军帽上，肩头上，挖掘机枪阵地和单人掩体。我走来的时候，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到呢？我问道：

“孙营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孙营长笑笑说：“今天上午，我和小牛、塌鼻子，在几千个老百姓面前，打了鬼子一耳光；他们不仅没有抓着我们，又被大老李敲掉两个骑兵。日本军人受的是报复教育，他们怎么能甘心呢？一定会向这个方向，进行报复，挽挽面子。所以，独立营决定在这条官路两旁，伏击他们一下。”

唉，同志们，人家孙营长只比我大八岁，却想得这么多，我却只想到一枝枪！唉，怎么能不佩服人家呢！

我掏出哨子，吹响了。

下边，我的部下们，闻声都跑上来，站好队。

我分配第一小队，跑到田里通知民兵准备担架。第二小队，跑到庄里通知妇救会烧汤做饭。我想，打仗的时候，孙营长一定会有信呵、情报什么的叫我们送，所以我决定带着第三小队，跟着孙营长和张区长，等候任务。

我把我的想法向孙营长和张区长说了。他们同意。只是叫我们在头上、身上插上松枝，待在营指挥所的后面。

今天真是吉星高照，紫气东来！我要把打仗的情景，详详细细地看一遍了。

第　八　章

孙营长真了不起，咱们的战士一埋伏好，鬼子的队伍就在前面的岭顶上露头了。

他们的骑兵走在前面，步兵走在后面，大约有两百多人，浩浩荡荡的向我们庄里开来。

小牛一碰我的胳膊，说道：

“你瞧！”

我照他指的方向看去：哟，黄宝这个崽子，也跟着鬼子的队

伍来了。他头上缠着绷带，骑在一匹小黑马上——一定是靠他爹的势力弄到的。

我说:“好呵，兔崽子，你来吧!”

这些鬼子，有的扛着军旗，有的扛着小炮，太太平平的开进了咱们独立营的伏击圈。只见我们身前的孙营长，抬起右手，又向下一按，喊了声:

“射击!”

埋伏在官路南边的我军战士，一跃而起，先向鬼子们投下一排手榴弹，接着，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，乘着浓烟，挺起刺刀，冲进鬼子的队伍里。鬼子兵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昏了头，一齐向路北松林里跑去。

埋伏在路北边的我军战士，又一跃而起，把鬼子兵赶了回来。鬼子们见无路可逃，便伏下身来，就地抵抗。

于是，激烈的战斗展开了。

我们伏在孙营长和张区长的背后，越过他们的肩膀，把一切都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。我心里纳闷，鬼子兵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为什么还这样顽抗?为什么队形不乱?我多希望他们像一群惊散的兔子，被我们的战士撵得满山遍野的跑哇!

就像给我解闷，我的背后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回头一看，吓得我呀地一声叫起来:一大队鬼子兵，恶狠狠地从我们的背后抄上来。我这才明白，鬼子是分两路来的:一路走的是大路，一路走的是岭背后的小路。大路上的鬼子这样顽抗，是为

了等小路上来的鬼子救他们呵。我喊：

“孙营长……”

只见孙营长一回身，右手习惯地向皮带上摸去：那里空空的，没有手枪。幸亏这个时候，张区长的匣子枪，打翻了两个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尉官，营指挥所的侦察班和通讯班，才来得及掏出枪来……

鬼子的人多势旺，解围心切，凶猛地采取攻势。

同志们，说起来你们别笑话，我和我的伙伴们，虽然经历了好几年的抗日战争，但是，从来没有身临其境，见过这样短兵相接的战斗。我们被惊呆了，吓傻了，匍匐在草地上，抱着树根，贴着地皮，侧着脑袋看人家打仗。

真奇怪，平常日子，小牛比我少个心眼，在这种场合，他反而比我机灵了，他碰碰我的胳膀，说：

“放！”

“放什么？”

他指指我的裤腰带。

我这才想起，我身上还有枝日本名牌。我急忙把它抽出来，拉动那圆锥形的枪闩，一搂勾机：咦，没有响。

我照样做了一遍，又没有响。

我抽出子弹梭子一看，是个空的，我想起：子弹早被黄宝打光了。我换上一个实弹的，瞄准一个鬼子官，搂动勾机，只见枪的准星，像小孩玩的洋铁公鸡似的朝上一跳，当然没有打着。我没

有灰心，照样又开了一枪，还没有打着。

没有打着不要紧，却把那个鬼子打过来了。

也许，刚才他没有看到我。也许，他看到我没有理睬我。现在，他却鬼鬼祟祟地，弓着那粗腰板，握着枪，向我靠上来了。

人，真怪，在这种时候，反而不觉得害怕了。我想，我打不过你，我找个人来打你。我一抬头，看到了孙营长。他在我的左面，空着两只手，指挥战斗。我便三步并做两步，跑到他跟前，把昭和十四年式塞到他的手里。只见他看了看枪，又向我笑了笑，一挥手，那个日本鬼子便四脚朝天躺下了。

他再挥手，一个鬼子又躺下了。



我和小牛傻傻地笑了。

我刚从傻笑里清醒来，我的脑壳里，便发生了一种思想：我想，孙营长，把手枪送给了大老李，我干吗不能把手枪送给孙营长？他是比我更需要一枝枪呀！再说，枪在他手里，比在我手里管用得多啦！着呵，这样想来，张区长今天早上说的话，是对的，是对的呀！

我早就说过，我有个脾气：我要干的事，马上就得干。所以，在孙营长放枪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："我把这枝枪送给你。"但是，我没有说出口。因为我想起，这枝枪，虽然大半是我的，但不完全是我的。如果我自作主张的送了人，团里不同意，还能再要回来吗？



所以，在送人以前，我还得在团里讨论讨论。要知道，领导要讲民主呀!

人，真怪，特别是在战场上。我脑子里，虽然这样复杂，但是我的手和眼睛，却没有闲着。我的手，自作主张地把口袋里的子弹梭子，掏出来递给孙营长。我的眼睛，看见鬼子向我打枪，便指挥身子躲一躲。我一面想着送枪的事，一面机械地做着这些动作。

一阵杀声，从我的身后响起来。那是正面战场上的战士，增援上来了。他们一个反击，便把抄袭我们后路的鬼子兵压到岭下去……

正面顽抗的敌人，眼看自己处在绝境中了，哗地一声溃散了……

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我就在松林里，召开了一个全体团员大会。我把献枪的想法，向大家讲述了一遍。我一面说着，一面担心我的意见通不过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伙伴，是多么爱这枝枪呀!他们做梦也想枪呀!

但是，完全出乎我的意外，我的话刚说完，他们便齐声的喊道:

“同意!”

唉，我这才想起，我这些伙伴们，都是有两三年团龄的老团员了，他们是讲道理的呀！别的庄的团员是办不到的。

我们刚开完会，孙营长、张区长、大老李他们，便从松林深处

走过来了。孙营长掏出白手帕，把我们那枝被烟熏黑了的手枪，擦擦干净，送到我手里，说道：

“谢谢你！”

我接过枪，然后郑重其事的打了个立正，双手托枪，送到张区长的面前，响响亮亮地报告道：

“我代表王家庄全体儿童团，献一枝枪给孙营长。请区长转交！”

咦，张区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问：

“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代表儿童团，献一枝枪给孙营长。”

唉，他还不相信，问道：

“你要把枪献给孙营长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他又问：“你们不是要枪站岗嘛？”

我说：“八路军比儿童团更需要枪！”

小牛帮腔道：“下回站岗我机灵子点，不带枪汉奸也跑不了！”

张区长还不接枪。我觉得，我的眼圈都湿了。

还是比我大八岁的孙营长先受感动，他接过枪，亲切地握住我的手，说道：

“我代表八路军，接受这枝枪。——来，大老李，咱们也送一件礼物。”

大老李看看自己的身上，明白了，从手榴弹兜里，摘出一颗手榴弹，交给孙营长。孙营长又送给我。我擎起来一看：呀！这是一颗铁头上刷铜水、黄杨木柄儿的手榴弹，它在夕阳的晚照下，闪耀着金子一般的光彩。我笑了，小牛和塌鼻子也笑了，五嫂高兴得唱起歌来了。

烈火燃烧着祖国原野，
　　　　　枪声响遍！
在这严峻的斗争里，
我们经受着锻炼……

但是，我的大黑，直到如今没有回来。我托孙营长审问黄宝（他被我们俘虏了）。黄宝说，大黑被他打死了。我难过了好多天。……

统一书号：R10024 · 1158
定价：0.14 元

读书中文网
www.rbook.net

观者OCR　校对
2007年10月29日星期一
23:35:13